



山村花鼓戏

杨兰芳



我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的农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以后,便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我们村的花鼓戏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开始火热起来的。

那几年,每逢正月初八到元宵节这些天,拜年活动基本结束,农业生产尚未开始,村民们都比较清闲,村上的热心人就商量着请戏班子来演花鼓戏。花鼓戏或者电影本来只能逢庆贺大寿或建房圆瑑这类喜事时才有得看,但我们村那几年唱的花鼓戏纯属图个热闹,用我们当地的方言来说就是“凑钱看把戏”。请戏班子是由村里几户家境富裕的村民自发组织的,他们负责出戏班子的演出费用,戏班子的吃住则由村民轮流义务招待。当然都是事先商量好,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就不要承担这份义务。

记得我家就招待过戏班子成员吃饭。我奶奶显得特别热情,把他们视为尊贵的客人,招待上往往倾囊以待。奶奶本来非常喜欢看花鼓戏,但她为了做那几顿饭,往往戏没看完就匆匆回家去准备。她从自家的菜地里摘回新鲜的白菜苔,从二楼的坛子里拿出油豆腐、年度肉、猪血丸子,做出八到十道菜,另外还备了自家酿的米酒,恭恭敬敬地等待客人的到来,客人到之前绝对不允许我们先动筷子。等客人们来了,爷爷非常客气地请他们入座。我们小孩子只能站着吃,但我们心里还是挺高兴,因为来客

了有好菜吃,而且哪怕做错了事也不会挨骂。一顿饭热热闹闹的,我明显地感觉到客人们对我们家的招待非常满意。

戏台很简单,就是一个村民家的平房顶。花鼓戏一般唱三到五天,每天演三场,剧目有《刘海砍樵》《五女拜寿》《韩湘子化斋》等等。唱戏之前,锣、鼓、钹等响器先闹起来,当当嘣嘣,好像在催促观众,戏就要开始了,大家快过来。等观众陆陆续续落位,戏才开始上演。具体情节已不记得了,只影约记得个别剧中的人物形像,如头戴银冠的大花脸,眼睛似铜铃,后背插着许多面三角形的旗帜,像翅膀一样,样子挺吓人,说起话来声音大如雷,走起路来似一阵风;面容姣好的花旦舞动长袖,波浪一般,咿咿呀呀地唱着,情至浓处,声泪俱下,梨花带雨;丑角的鼻子上涂着一块白色的颜料,胡须往上卷翘,身穿马衣马裤,头戴小毡帽,举手投足往往惹得观众哄堂大笑。

最爱看花鼓戏的是中老年人,他们早早搬着长长短短的板凳,占据着戏台前面最好的位置。俗话说:“唱戏的是癫子,看戏的是懵子。”他们看得如痴如醉,当看到剧中人物落难时,一些观众不时撩起衣襟抹眼泪。散戏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在热切地讨论不停。

戏场上的青年人总是衣着光鲜,他们往往醉翁之意不在戏,而在人。男青年往往在看哪个女青年长得更靓,女青年也在看哪个男青年长得更俊。有的不知不觉靠近了,悄悄地谈起了恋爱。这花鼓戏变成了成

就他们姻缘的红线。

小孩子们没有谁喜欢看那一句话唱半天的花鼓戏,都围在戏场边追跑打闹。商贩们用箩筐挑着小商品在戏场里叫卖,主要是卖吃的,比如:瓜子、红薯片、烧饼、甘蔗等等,吸引着小孩子们围了一圈又一圈。一些小孩子跑到父母或爷爷奶奶身边去要钱,不给就哼哼唧唧的,没完没了。大人们心烦了,大多会从袋子里摸出三五角钱给小孩子,有的管你怎么闹也不给。拿了钱的小孩便飞似的跑到小商贩面前去买东西去了,要么买一个烧饼,要么买一截甘蔗,要么买一杯瓜子,津津有味地吃着。没有买的小孩子围在摊子旁边眼巴巴地看着,不断吞咽着口水,过一会又去纠缠着父母要钱,成功拿到钱后,就轮到他们眉飞色舞了。

看戏的大部分都是本村人,外村来的人也不少。一些村民把自己的亲戚邀请来看戏,近一点的吃个中饭当天就回去了,远一点的直到把戏看完才回去。那些日子,村民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走起路来脚底生风,孩子们成天呼朋引伴,陌生人川流不息,引得鸡鸣狗叫,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我读初中以后,村里的花鼓戏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下来,直到现在再也没有上演过。每当我回到村里,望着当年的戏台,内心就会生发出无限的感慨。一种事物在它消失之前,我们并不觉得它怎么样,但当它真正消失以后,我们却非常想念它。

(杨兰芳,邵东市信访局工作)



田园 石国兴 摄

到邵阳工作不久,一个周末,同事森哥邀请我到他亲戚家吃饭。饭菜很丰盛,奇怪的是每道菜里均放了一双筷子。开餐的时候,我自然不敢先动筷子,看他们如何操作,我依葫芦画瓢。一顿饭下来,窝了一肚子火。饭后,走出他亲戚家没多远,我就向他表达了我的气愤:“每道菜里都放一双筷子,是嫌弃我不卫生吗?”他则笑着解释,那是“公筷”,用公筷夹菜卫生,以示对客人的尊敬。之后,去过不少师友家吃饭,也都能看到公筷。每当向他们诉说我对公筷的疑惑,他们都付之一笑,我的内心倒是充满对自己无知的惭愧。

“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何况我家距此地有千里之遥,很多方面的习俗与此地迥异。每当我因为不懂一些习俗而闹笑话的时候,常常用这些话来安慰自己。

2018年春节前夕,我和母亲去看望舅舅。中午,我们在大舅家吃饭。其时,母亲大病初愈,吃饭的时候她特意拿了副一次性碗筷。大舅看到了,不让她用,说:“一家人,碍啥事!”母亲坚持使用。那天,二舅的邻居结婚,他去帮忙没在家。等晚上回来,得知我和母亲上午来过,有点醉酒的二舅就责怪二姪子和表弟没有打电话叫他回家,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的母亲了。当晚,表弟就打电话给他的二姑,也就是我的母亲解释:“俺爸说没打电话叫他回家,是我们嫌弃你生病了……”母亲笑着劝说表弟,你爸小題大做了,不要当回事。

要是那天二舅在家,我们在二舅家吃饭,他同样会不赞成母亲用一次性碗筷的。的确,我老家那边招待客人从来不用公筷,甚至喝汤的时候都是一人一把调羹,直接舀着汤往嘴里送。用公筷,客人多半会认为

◆六岭杂谈

由“公筷”想到的

刘振华

你在嫌弃他。如果习俗有待改进,那为什么不去改进呐?就像公筷,我想就可以在我老家推广,夹菜卫生,利人利己。

说到用餐卫生,不得不稍提一下邵阳在饮食方面的特色。

邵阳有一道色泽清新,口感更清新的菜肴,炒南瓜藤。常常看到路边菜摊有青青长长的南瓜藤售卖。南瓜藤的外皮都是卖菜阿姨用手一点一点撕掉的。但七八块钱一斤的价格,不能不让人吃惊,这玩意能值这个价?我将这消息发到家族的微信群,亲友的反应和我当初一样:南瓜藤还能吃?在我老家,南瓜太常见了。南瓜易栽种,不择土壤贫沃,所以家家屋前屋后的空地,一般都会种些南瓜。有时南瓜太多,吃不过来,就拿去喂家禽家畜了。南瓜都吃不完,南瓜藤更是无人问津了。当我告诉他们,南瓜藤能吃,而且很好吃,小姑就说她要去搞点炒炒看。至于她有没有去尝试,感觉口味如何,我倒一直没有去问。

在清新的炒南瓜藤面前,血浆鸭实在太“油腻”了,但我很爱吃。血浆鸭是如此美味,以至于我只能用词穷二字来表达我对它的美味的赞赏。想想,在吃到血浆鸭之前,我只吃过一次鸭肉。幼时,二叔家的一只老鸭子不知何故死掉了。二叔将它处理好,在锅中炖了好几个时辰,可结果是鸭肉根本咬不动。以前,家乡人养鸡鸭鹅,是要它们下蛋,好卖了补贴家用。不定时的,还会宰只鸡食用,但鸭鹅主要是售卖掉。至于

别人买了鸭鹅去做什么,我不得而知。如今,家乡人养鸡鸭鹅的少了很多,主要是嫌脏。邵阳的朋友说,你们那里的人真懂得享受。我说,我们那里的人实在太不懂享受,要是他们知道血浆鸭这样好吃,断不会不食用鸭的,也断不会不养鸭的。

上面说了俗,下面就说说音。

也是刚工作不久,和同事度哥去超市买东西。付款的时候,老板说pào块钱,我们付了十块。等了一会儿,不见老板找钱,就问怎么不找钱。老板诧异了,十块钱不是刚好吗?你刚才说八块,我们给了十块,当然要找钱啊!随后就是一连串的辩论、沟通。最后,才知道老板口中的pào块钱就是十块钱,由于他语速较快,我们听成了八块钱。关于这件事,曾经和一位邵阳县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聊起过,他表示很理解我当时的感受。他曾在河南当过兵。新兵集合报数的时候,他站在第十位,自然就喊了pào,粗鲁的指导员直接给了他一巴掌。第二次报数,他还是喊的pào,又挨了一巴掌。他说,北方人确实理解不了pào的意思。度哥是湘西北人,他也理解不了。

我现在仍然疑惑的是,本地方言里“十”的读音就是pào,还是pào自有其字,只是意思是“十”而已?如果是前者,“十”读为pào有何历史渊源呐?如果是后者,那pào字到底又该怎么写呐?我问过很多邵阳的师友,均未得到答复。

几年来的每个季节,差不多都要去新宁县巡田乡桂山村游览一番。

桂山给予人们特别的诱惑,自然是那得天独厚、漫山遍野的樱花。

长时间蜗居的郁闷,渴望着得到一种自然的解脱。久日阴雨后的丽日晴天,更让我向往着野外的情趣。已是春二月中旬,料想着樱花谷的别致,于是一大早就向桂山进发了。

虽是艳阳高照,进入樱花谷,还是给人以寒意料峭的感觉。深吸着扑面而来清新甜爽的空气、聆听着声声入耳悠然婉转的鸟鸣、嗅闻着草木新绿沁人心脾的清香,居家日久的窒息感,倏然得到了释放。展目四望,还不见往年樱花烂漫的盛况,但山间也不乏红白相间的点缀。

这山间的樱花,分为红白两种。红樱开得早,但种群不多,不见有怒放的热烈。但那春花第一枝的点点殷红,是造化给予这个世界最初的装扮,是寒冬之后给予人们的第一份惊喜。偶见一树红花映蓝天,那份孤傲,那份清纯,更显示着她的特立独行和桀骜不驯。

别计较来得还不是时候。那白色的樱花,虽还只开得稀稀落落,眼看着那份娇嫩和明艳,令人顿生怜香惜玉之意——含苞的遮遮掩掩间欲语还休,似在等待着伊人的千呼万唤,如此你才能感悟着“娉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妙妙;初绽的纯白如雪、娇娇滴滴,清风徐来,花瓣轻曳,“天教滴入群花苑,占得东风第一枝”。世有牡丹仙子、梅花仙子的称谓,面对如此的素洁淡雅,她也应该有樱花仙子的名分吧!

观赏着这份淡雅,不禁令人遐想着“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敬慕、“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飘逸、“雪却输梅一段香”的不俗,难怪古人对樱花有着“媚骨姗姗带醉妍,携云拖雨过前川”的赞誉。又因为其花期的短暂,引起人们对人生短暂和别离的慨叹,无论是“樱花树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别后相思最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的愁肠百结,还是“樱花红陌上,杨柳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的情意缠绵,那份柔美,不知寄寓了人间多少期盼、多少希望!

樱花谷的半山腰上有一条大约两公里长的水渠,正是因为这条用作发电和灌溉的水渠,成了游览和观赏者的幽径。水渠被水泥板覆盖,游人走在盖板上,静听着流水潺潺。渠旁不时有涓涓清泉涌出,水滴石上,声如天籁。水渠的尽头,是一座小型水库——因为旁边有座山形如大象,当地人称之为“银象湖”。

我一看这湖水,就似乎置身于朱自清笔下的梅雨潭。水从更远处的高冠山而来,远远能听见轰然的水响,而湖面并没有受到冲击,水平如镜面、水静如处子、水碧如黛玉。在惊喜和惊诧间,让人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偶有微风掠过,湖面粼光闪耀。我不忍拿块石子横掠水面,重温年少时打水漂的游戏,那粼光似乎在给予人们某种暗示和警示:别惊动这份造化的宁静!于是,我静坐湖边,水天一色中,任身心享受着湖面粼光的荡漾、天空阳光的沐浴、山间空气的过滤。物我两忘间,俗世的荣辱得失化为山间的雾岚倏然不见。

郑燮说人生难得糊涂,处于当世,面对此情此景,我更想说人生难得此清闲。

(作者系新宁县第五中学教师)

◆岁月回眸

久违的麻雀

刘 敏

去年初冬的一个周末,我在老家武冈湾头桥镇一片稻田里见到久违了的麻雀,远远地站在田埂上便听到一连串清脆的“叽叽喳喳”的叫声。十来只麻雀在稻草垛上飞来飞去,寻觅散落在田间的谷粒。你走近一点,它们便扑棱棱地飞散开去。

回到家里,发现屋后光秃秃的石榴树枝干间新添了一枚鸟巢,几只麻雀跳来跳去,满耳朵都是鸟叫声。向周围眺望,菜园子、竹林中、茅草丛间也有麻雀飞跃的身影。这一群麻雀勾起了我的童年的记忆。

我在老家那个村子里一直生活到10岁。记忆中第一次见到麻雀,是在屋门口的田垄里,那时候成片的稻田金灿灿的,田埂上的喇叭花黄艳艳的。几乎每块稻田里都有裹上衣服的稻草人,立在稻田中央。麻雀似乎很聪明,这种稻草人是撵不走它的。那个年代,屋门口一片田垄,一条小溪,溪边常有翠鸟飞过。我们常在溪水里洗澡、捞鱼、摸螃蟹、爬上溪边树掏鸟窝。年幼无知,童年无忌,遇到什么便好奇什么,看到鸟窝都非要爬上树去探个究竟。可是,就偏偏抓不到麻雀。

村里的人一到冬天就上山砍柴烧木炭。记忆中有几年,门口溪流的水流量越来越小,溪水里的白条、泥鳅、黄鳝难觅踪影。山上也光秃秃的了,没有了麻雀安家的地方,麻雀渐渐淡出村人的视线。

童年以后再次见到麻雀,那是2016年11月。因工作变动,我从武冈来到邵阳,在邵阳大道绿化带里见到了久违的麻雀。我当时惊喜异常,连忙用手机给它们拍照。我原本以为这一生中,怕是不会再见到麻雀这种鸟儿,谁知竟会在城市绿地里见到它们,心里顿时有了一丝毫的放松,原先的担忧打消了。只要这世上还存有麻雀,那么无论它们在哪里,我想:总有一天,它们也会出现在我的家乡、我的生活里。

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乡村越发变得绿意盎然起来。近几年,我深入乡村的机会多起来,每次亲近大自然,我便会感到心旷神怡。而且更为可喜的是,竟然在周边新邵、邵东和武冈老家的乡村里,先后都见到了麻雀的影子。

久违了,回归的麻雀,是你牵动了 我童年的记忆。

(作者供职于邵阳经济开发区)

◆漫游湘西南

花娇水碧游桂山

蒋双捌